

野火春风 斗古城

李英儒 著

朝内 166 人文文库 ·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学出版社



野火春风 斗古城

李英儒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朝内 166 人文文库.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ISBN 978-7-02-009435-6

I. ①野…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5660 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48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35-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 版 说 明

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出版我们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有必要对“朝内 166 人文文库”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朝内 166”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沁透着一股股书香,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人文文库”似已毋须赘言;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平实的,诸如“经典”、“大全”、“宝典”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

“文库”将分门别类推出,版本精良、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装帧也不强求一致。总之,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开放的文库。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五月

序

抗日战争时期，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抱着光荣感与责任感来接受党的委托。打入内线之前，他们怀有“肩担真理、怀抱革命”的凌云壮志；到敌占区后，抱着“虽处敌特监视下，更在群众保卫中”的开朗态度。他们生活作风上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充满了“手中无寸铁，腹内有雄兵”的英雄气概。而且，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对于这些忠心耿耿埋头为党工作、创造了丰功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事迹的同志们，任你有多好的歌喉、多饱的笔墨也是唱不尽写不完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本小说，就是从上述诸英雄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中，东鳞西爪地选取了一些零星片断写成的。拿它与实际生活比较起来，犹如从波涛万顷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从浩瀚无边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

按说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也更理想，但是拿我这本小说与实际生活作一比较，则前者赶不上后者的万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颇感不安。是不是本人没有一点实际斗争生活？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曾有些对敌伪斗争的经历；从内线转到外线，围绕着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也搞了几年工作。那么，为什么小说写的质量不高呢？我觉得是受了艺术修养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水平不高。看起来，政治水平、斗争实践、艺术修养对文艺创作这一行是缺一不可的。

这本小说动笔之前,在主题思想上并不太明确;动笔之后,也没注意结构上的调整与安排。由于比较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总念念不忘地想把内线斗争的人物和事件逐次地记录下来。后来想到党的内线工作是一条隐蔽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由于党的坚强领导,与其他的战线一样,我们发展与壮大了自己,打击或消灭了敌人,这才有意识地想表现党在这一战线上的胜利。于是,我以野火喻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党的春风化雨,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被敌人蹂躏的中国大地,终于云散烟消,晴空万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杨晓冬,是个中级领导干部。原想赋予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创造性的工作才能,和乐观开朗、热情洋溢、谈笑风生的领导形象来描写。后来又没从这方面多着墨,反而在某些生活方面把杨晓冬处理得严肃梗直,想叫他把洋溢于外表的东西减少,含蓄在内心的情感增强。在某些情节上,又受了真实生活的束缚,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作艺术加工,没有把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境界。但杨晓冬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能生活在群众之中,过着艰苦朴素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并和他的下级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每当领受到党分派的任务,他总是不避艰辛,亲临到斗争的最前线。他曾亲自散发抗日传单,面斗伪省长吴赞东,送首长过路智斗蓝毛,反抢粮夜入伪商会,并身入险境,直接推动了伪团长关敬陶的起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多少反映了我党我军优秀革命干部的形象。

金环这个人物是作者把她从根据地送到内线去的。这样性格的姑娘,在冀中广大乡村的青年妇女群里,确乎不乏其人。同金环这类人物的接触中,你当然要受一点“虐待”,但更多的还是受到“优待”。在日常生活相处中,她对你可不留半点情面。你有一丝

缺点，她都毫不留情地挖苦着损你一通。然而在危急患难中，她真是你的亲人和同志。她自己露天也要把住屋给你腾出来。她自己饿肚子，也要叫你吃饱。万一有谁徒手便服因措手不及被日寇重兵包围住，她毫不畏惧地在鬼子的刺刀林立下，冒着生命危险与鬼子争争吵吵，撕撕掳掳，拉拉扯扯地把你当做她的“丈夫”引领出来。

在小说中，我曾有意识地刻画了金环，用专题章节来表现了她性格中的倔强与泼辣，反映了她的“刻薄”，突出了她对敌斗争的英勇和顽强，描绘了武工队和她唇齿相依的血肉关系，还在遗书里试着写了她的思想深度……

塑造杨老太太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些中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把她们作了分析比较，受到了不少启发，吸取了一定的营养。但我觉得学习旁人只是宽一宽思路，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的丰富生活进行加工创造。因此，我着重写了她的母子阔别相逢，年关公园会面，监狱寄深情，楼台殉大义等几个章节。

银环的性格跟她姐姐恰好相反。把不同性格的人物安排成姊妹或亲属关系，为的是便于表现人物。银环满腔热情对待同志，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她的某些脆弱和幼稚，是由于锻炼不够，是前进中的缺点。这样的人在内线工作里多是领导同志不可缺少的助手，重要消息她们先知道，重要文件归她们保存，重要人物的接头会面往往是她们作向导。我试着写了银环的成长与发展。在小说终结时，她还不够成熟。相信在党的继续培养教育下，她会逐渐变成勇敢坚强的战士。

通过学习写作如上人物，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讲的“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这些话，完全是真理。

韩燕来、小燕、周伯伯，是内线工作时相处过的战友，梁队长和

骡子等是当时在外线并肩作战的同志。其中有真人真事,有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虚构,更多的是把几个人几件事合拢概括在一起的。对这些人我是抱着同感情共命运的态度动笔的。

对于关敬陶夫妇,也寄予了同情,这一点,读者从他们夫妇一出场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认为关敬陶在起义时自愿性少了,也有的认为在起义时对关敬陶强迫的外力不够。我认为关敬陶的起义,是在自愿与强迫相结合的情势下产生的。

在敌人方面,写了吴赞东、高大成等几个不同的类型。原打算把吴赞东作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写来写去把这个伪省长给中断了,安插上一个范大昌把他代替了。这是因为我写作之前,没有比较完整的写作提纲,脑子里闪耀了一些人,回忆和想象了几件事,就率尔操觚地匆忙动笔了。结果有人被“大材小用”了,有些重要事又遗漏了,等到一锅粥熬熟的时候,虽不适口也不好再加水米。看来要写长篇作品,不能过于草率,应有成熟的创作准备,充分的想象构思,最好有详细的写作提纲,起码也要有个通观全局的故事梗概。

如果说伪军司令高大成写得比较活跃一点,这不单是由于北京解放前后我同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有过不少接触,还得感谢抗日战争时期在伪军内部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们。有关高大成的一些生动事迹,多是他们谈完工作之余摆龙门阵摆出来的。我感到写反面人物绝不能偷工减料,也必须用力刻画,写反面人物不仅是为了陪衬对比与烘托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本身也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国外的帝国主义在疯狂备战的同时,不断勾结反动势力,偷伸特务黑手。写出活生生的反面人物来,可以作为反面教员,提高大家的警惕。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让青年人回顾一下历史,知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扫除了多少什么样的历史垃圾,从而使青年同志们怀念过去的

艰苦奋斗，更加信赖与热爱我们的党，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而发挥更大的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本小说写的是历史题材，写历史题材（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近四十年这一阶段的革命历史题材）同写现代题材一样，就要写出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就得写出阶级斗争和阶级的命运。写历史题材要合乎历史的真实性，违反历史真实或任意更动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更重要的，我认为写历史题材的时候，眼光要看准今天，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要使作品里洋溢着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所谓时代精神与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用当前常用的话来解释，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出现的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把方便给人、把困难归己，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优秀品质，就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来的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里，如果闪耀不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来，作品的思想性必然大受影响。可惜，《野火春风斗古城》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不够。

这次修改中，正面添补了一些情节，充实了一些描写，使地下斗争力量有了复线，避免了孤军作战；修订了某些不妥善的爱情纠葛，改变了某些偶然与巧合的情节。修改后的面貌如果说比原本有了进展，得感激帮助与关心我的同志，是他们不厌其烦地从多方面发表评论文章，组织座谈，写信鼓励批评，从巨至细，提供了很多宝贵又中肯的意见。借着修改本出版的机会，我向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一想到感谢同志，就必须首先感谢我们亲爱的党。写这本小说完全是党的培养和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感召。书中的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事业，今天得到大家的帮助，更是由于在党领导下

的社会才能够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切革命的文艺作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

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一名普通的工农兵,当一名普通劳动者,是多么光荣多么值得骄傲啊!在共产党领导下,做任何工作,都应该心情舒畅、笑逐颜开,都有光明广阔的前途。我个人多年受到党的严父般的教导、慈母一样的爱护,整个身心都蒙受着党的恩泽,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在这大变革的时代,要下决心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报答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关怀。

李英儒

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

第一章

深夜时分，在一条羊肠小路上，老梁领着杨晓冬政委在快步走着。老梁穿一身青色粗布棉衣，腰间系着红色牛皮带，上面斜插着金鸡圆眼大机头的盒子，棉衣瘦得裹身，两个袖口挽得挺紧，加上他那矫健而轻快的步伐，使人感到他是个手脚利索头脑灵活的人，打起仗来准是把好手。

他一路上老是拉开杨晓冬政委一段距离，为的是能在前面侦察情况；遇到意外，免得他所保护的首长遭到危险。

起初，他们踏着冰硬的小路；后来，又踏着路旁的衰草。将要进村的时候，躲开笔直的大道，钻进村旁的树林。林木大多是榆、柳、桑、槐；时届严冬树叶早已脱尽，光秃秃的枝桠，杂乱地伸向天空。老梁蹲下来听了听，四下没有动静，便站起来，照旧拉开距离，朝村庄走去。当他刚要横跨过路的时候，听见有人喊叫：

“站住！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老梁反问时，发现前面村头路口趴下五六个人。他像狸猫般敏捷，一个箭步蹿到道旁一棵大树背后，趁势拔出腰间的手枪。

这些动作，更使来人紧张，但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又欺对面是孤身一人，便放开胆量，“浑小子，也不打听打听你到了什么地方，

这是东亭镇！”

听说东亭镇，老梁知道来的必是东亭炮楼上的一帮特务。这些家伙，黑夜里成群外出，说不定又要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于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龟孙子们，你们眼瞎，耳朵也聋。没听说过姓梁的神枪手？”

“你是武工队的梁队长！”为首的特务发慌了。

“正是他老人家！”艺高胆大的老梁，侃侃而谈，并不把这些人放在心上。

“不要耍蛮，我们有一个班，你占不了便宜。”另一个特务壮着胆子说，偷偷抬头看梁队长身后有没有伙伴。

“梁队长，今天狭路相逢，可是碰巧的，我们可不是专找你的麻烦。依我说，双方都有公事，咱们两方便好不好？”为首的人又说。

“那你们必须赶快退回去，今天通夜不许出门！”

“我们可以退回去，君子一言为定，可不许背后开枪。”特务们夹着尾巴走了。

这一段谈话，杨政委听得十分清楚。心里暗想：“只当他是普通的警卫交通员，想不到他在敌人面前还有这么大的声威呢。”

在村外停了几分钟，他们从另一条道进了街。街口有紧闭着门板的商店，有散发着药味的中药铺，小贩摊的货架，打铁的风箱都摆在露天里。杨政委站在一家写着“骡马大店、草料俱全”的屋檐下，等着老梁去找向导。不久，老梁像押犯人一样，把个伪保长押了过来。这个家伙，嘴里直嘟囔：“光是带路，我另派个人不行吗？”

“别说废话！”

出村不远，就看到封锁沟，他们踏着棉花地朝沟边前进。棉花秸茬早风干了，枝杈上还偶尔挂着雪白的棉桃，想是辛勤种地的主人，为了避免招惹是非，草草收割，把它们拉下来的。伪保长迈上沟沿，指着深不见底的封锁沟说：“两丈多深，直上直下，哪能过呢，

等到天明，化了装从炮楼口走吧？要不，插翅也飞不过去。”

杨政委走过来，想对伪保长做动员说服工作。

梁队长做了个制止的手势，扭转头说：“爬沟、过楼任你挑，出了差错，这第一颗子弹是给你准备的。”

伪保长无可奈何，改说炮楼附近沟浅，也能通行，就怕被敌人发觉。梁队长说不怕，叫他领路奔炮楼走。

接近炮楼处，果然沟浅，且有行人踏践的小路。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炮楼里的挂灯。伪保长带着发抖的声音说：“同志们听，楼上正打牌，趁这机会，你们快过吧！千万别出声响。”

梁队长根本不理睬他，先帮助杨政委过路，在背静地方给他找了休息处所，返身扒住沟沿，突然亮开嗓门喊：“伪军们听着！现在，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了，你们还给鬼子当看门狗呀？我今天挺忙，只说两句话：你们已经对人民做下了很多坏事，赶快低头认罪，给自己留个下场，要再执迷不悟，留心武工队的神枪。”话音未了，他举枪啪的一声，那盏明亮的挂灯给打灭了，黑暗的炮楼上吓得死一般寂静。伪保长伏在封锁沟对面，一动也不敢动。

杨政委称赞说：“好准的枪法呀！”

老梁有些得意，说：“将来叫我遇见敌人大头面人物，照样这么一枪。”

不知什么原因，过沟之后，老梁的步子越来越快了。经过一段急行军，一个村庄显现在眼前。这时候，寒风比以前更加刺骨，远远地听到时隐时显的鸡声，大地飘浮着一层水雾，村庄被烟霭弥漫着，好像浸沉在水里。月亮从雾帐后面升起，红晕晕的，活像谁从东方地平线上挑起个大红灯笼。这个村庄的出现，使梁队长止不住的高兴起来。过沟之前，他几乎整夜都沉默无言，现在，话板多了。杨政委知道这儿不是老梁的故乡，老梁为什么这么高兴？可能是因为冲过了封锁线？

他们从北面进了村。西高坡上有矮矮的三间土房，周围用秫

秸堆砌。若不仔细看，不晓得这里还有人家。老梁很熟悉地搬开两个秫秸捆，照着山墙，按照暗号敲击。敲到第三遍时，听见有人的轻轻咳嗽声。时间不大，门开了，一个头发蓬松手掩襟怀的女人，把他们让进去。梁队长领先朝里走，到屋之后，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伸手摸出火柴，点亮灯，看了看炕上睡得正香甜的孩子，然后扫了扫炕，拉下条棉被，叫杨政委上去暖和一会儿。杨政委确实疲乏了，刚躺下，眼睛就睁不开了。朦胧之际，听到外间有说话的声音，声音低而沙哑。他竭力尖起耳朵，听到下面的对话：

“我在这儿休息一天，行不行？”说话的口气，好像小学生向老师请假。

“不行！”女人说得挺干脆。

“那你可得早些过路去呀。”

“急什么！等我把这位首长送到内线以后再说。”

“孩子能带过去吗？放在这边没人照管哪！”

“这些问题上你少操心。拿着个男子大汉，偏这么婆婆妈妈蝎蝎螫螫的。”

杨政委奇怪了。这是梁队长同女房东在交谈吗？想起老梁同志在路上喝退特务枪打炮楼那股威严雄壮的劲头儿，为什么在这位女同志面前这么服服帖帖的？正琢磨着，他们进屋来了。梁队长发现杨政委没睡觉，表情有些不自然。一面叙说周围的情况，并给他介绍这位女同志，说她的名字叫金环。杨政委说自己叫杨晓冬，趁着说话，一面向金环瞥了一眼，见她年纪不过廿四五岁，面色微黄，身材纤瘦，两眼显得聪颖机警，但是隐藏着一股子泼辣和傲气。金环知道客人的身份职务之后，很大方地同他说话，说她家里只有她们母女两人，没有多余地方，希望首长不要见外，就睡在炕的那头。并说这地方已近敌区，不像老区边沿经常拂晓被包围，可以放下头睡。万一敌人来查，她笑着说：“你就说是俺孩子的爸爸，新从外面回来的。”听到这句话，客人有点犹豫，偷眼瞧了一下这条

不太宽敞的土炕。梁队长看到他的神情,解释说:“都是自己的同志,没说的。你请安歇吧,我该走了。”杨政委冻得还在发僵的手,被梁队长攥得麻酥酥的。

女主人送梁队长出去,很久没回来。杨晓冬也未能入睡,生活变得这样快,使他脑子里一时转不过弯来。三天前,他以地区团队政委兼县委书记的身份,在靠近津浦路的一个重要县份,召开县区党政军民负责干部的联席会议,由他传达上级党对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指示。会议还没开完,接到地委机关转来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刻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到了地委机关,地委书记说,上级决定调他搞城市工作。他提出把会开完再走,不料接他的这位老梁同志立马追风要他动身,声言要他去见军区的肖部长。两天三夜,从津浦线来到三百里外的平汉线,来到敌人统治下的省城的边沿。这座省城,曾经磨炼过他的青春;这儿几十里外的千里堤旁,曾是他出生的故土。多少往事啊!他正要从头回忆,身旁的小孩翻身咬牙挑被,这一来,把他的思路打断了。看了看俊俏的小女孩,轻轻给她捺了捺被角。这时候,女主人还没回来。根据刚才他对他的态度,作了一些没有根据的猜想,多少有些不放心。后来想到老梁那句:“都是自己的同志”的话,才肯定了女主人的政治身份。“同志”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靠近敌区遇到同志身份的人,说明党对他已经做了妥帖的安排。心里一舒服,就睡着了。

轻微的拉风箱声和燃烧豆秸的哗喇声,把杨晓冬从梦中惊醒了。他轻轻翻转身,隔着半撩起的门帘,看到灶门吐出的红亮烟火。火光映照下,女主人比昨天夜里鲜气多了。若不是她拦腰系着白围裙忙来忙去地淘米切菜,你不会认为她是家庭主妇,倒像是一位盛装的客人。头发早已梳得整齐净亮;凸鼻梁,长型脸,脸上擦了一层白粉,再不显微黄。眼睛比昨天夜里更加明亮。上身穿的是银灰薄棉袄,下身是藏青棉裤,脚下穿的是白夹鞋。从举止到服装,给人的印象是:身材适中,衣服可体,走路轻灵。处处显得洒

脱干练。

杨晓冬急于要同这位闻名未见的肖部长会面，草草吃了早餐，就催金环出发上路。金环说：“别忙，先向你交代清楚。比政治，我服从你的领导；走路进城，你得听我的。”杨晓冬点头应允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伪军驻扎的河头镇。今天正逢四九大集。按照金环的意见，杨晓冬换好便服，抱着小离儿；金环提着小包袱，打扮成夫妻走亲模样。沿着集镇大道，两小时以后，走到了河头镇的东寨口。

寨口蹲着两个冻狗似的伪军。金环回声嘱咐说：“沉住气，伪军不比特务，他们多半是有眼无珠的。”不料行至跟前，冻狗拿枪挡住金环，调皮寻隙地问她往哪儿去。金环说是回娘家去。伪军用猥亵的腔调指着杨晓冬，问她：“是一对吗？”金环把脸一沉，说：“谁家没有男婚女嫁的。”说着，拿出自己的“良民证”来。伪军们放他们进入寨口之后，金环有些显示自己地对杨晓冬说：“凭他们这两条看门狗，想咬人哪！气恼了我，找他们顶头上司，把狗日的饭碗敲掉喽！”

喧哗嘈杂，似乎要把村镇架到空中似的。杨晓冬蹲在一家冒着乳白蒸气的豆腐脑棚子旁边，等待金环的消息。中午时分，金环从人群里钻出来，朝杨晓冬点点头。后者跟着她，穿街过巷，走到一所很僻静的宅院里。金环说：“事情变化真快，肖部长前天已经走了。他给你留下一封信。”

信是毛笔写的，字体很熟，写着：

晓冬，我亲爱的老战友：本想与你作彻夜长谈。昨晚，接到平原区党委来信，要我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因而只能笔谈了。

我俩一别九年，你的消息，石沉大海，为寻找打入省城搞地下工作的社会力量，我查看县团以上干部档案，无意之中，发现了你的名字，我是多么高兴啊！这项工作，要算你是最好的人选了。当即发电报请示。军区党委批准了我的建议。这就是说，

党要求你,从一个曾经任过团政委现任县委书记的领导干部,立刻以失业市民的身份,打入到敌占区去。组织配备给你的兵马并不多:外线由城郊武工队梁队长援助你,金环负责外线交通员。这种交通员至少要有两名。我们建议请伯母大人担任这一角色。你如同意,希望你顺便回家看看她老人家,并动员她参加这一工作。地方党委认为她在政治上是很可靠的。内线力量有高氏叔侄。高老先生的合法身份是参议。他侄子高自萍在伪市政府工作。给他们作交通联系的人叫银环(她是金环的胞妹,她们姐妹都是党员)。此外,我想你应该找到老韩同志的后代,看他们是否还住在省城。你就依靠这些力量,去同省城的三个敌伪头子:多田总顾问,伪省长吴赞东,伪治安军司令高大成和他们率领的全部敌特人员作战。对你来说,敌人是强大的,更是凶恶的。但应该知道,真理和正义在你们一边,你们背后有党和人民的支持。今天,你是携带着革命种子去拓荒。革命种子播在沦陷区人民的心里,必然要开花结果。那时节,再强大的敌人,也是甘拜下风无能为力的。……

下面是敌军分布概况和特务组织与活动的情况。杨晓冬暂时没阅读这些资料,急忙翻到最后一页,看到签字处写的是:老战友赵肖峰。

杨晓冬看到这个签字,笑了。金环低声问他:“你跟肖部长熟识?”

杨晓冬说:“提起来话就长啦!……”

二

一九三〇年,杨晓冬进了省城师范学校,他是一个靠母亲纺线供出来的穷学生,以同等学力考入了官费的高级学府。初入学,什